

杨大群

关东传奇



群众出版社

关东传奇

上

杨大群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17
第 三 章	31
第 四 章	44
第 五 章	63
第 六 章	73
第 七 章	89
第 八 章	102
第 九 章	114
第 十 章	125
第 十 一 章	141
第 十 二 章	150
第 十 三 章	160
第 十 四 章	173
第 十 五 章	190
第 十 六 章	200
第 十 七 章	213

第 十 八 章	225
第 十 九 章	239
第 二 十 章	254
第二十一章	269
第二十二章	285
第二十三章	296
第二十四章	311
第二十五章	330
第二十六章	345
第二十七章	359
第二十八章	373
第二十九章	388
第 三 十 章	401
第三十一章	416
第三十二章	427

第一章

大辽河流到奉天城以西，河面宽敞了，水流得更湍急了，漂在上面的顺河船，象长了翅膀一样的在水皮上飞。

在辽河右岸有片一马平川的草地，那是清朝的杀人场，是个人头滚滚的地方。清兵入关灭了明朝之后，奉天定为“龙兴之地”。从大辽河左岸到抚顺城划了个大圆圈，圈里埋着清朝两个皇帝，修了两个陵墓，一是奉天北的昭陵，一是奉天东的福陵。这方圆八百里定为“封禁地”，谁在这里刨一镐，挖一锹，都要治成刨龙鳞、剥龙皮，破坏皇家风水罪。连抚顺地下煤都禁止开采，说那黑色原煤是龙的血液，挖煤是切断龙脉，要满门抄斩，祸灭九族。

住在抚顺的工人，不偷偷挖煤就没法生活下去，但那里看守很严，不断有工人挖煤被抓住。有一次从抚顺千金寨解来“破坏龙脉”的一批犯人，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二百多口子，在辽河右岸杀人场问斩，其中有一家老矿工。这家是两口带着两个闺女一个儿子，儿子是被麻袋片子裹着抬来的，大概是被打死后抬来过过刀。原来这个老矿工穷得活不下去了，认为在大年三十晚上老煤坑没有人把守，他领着十三岁的儿子，偷偷钻进老煤坑里挖煤。爷俩嘴里叨着煤油

灯，摸摸索索挖了两柳条筐煤，谁知刚爬到坑口就被躲在坑口上的官兵抓住了。

斩到老矿工一家了，斩完了第四口，该斩用麻袋片子裹着的这个人了，鬼头刀砍下去，只听“噗哧”一声，麻袋片子里掉出来一颗草脑袋。刽子手们用四尺长的竹竿子挑着人头插在辽河岸上示众，只有这颗不冒血的草头没有挑走，被人埋在辽河边上。后来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，扛铁锹的就培上一锹土，不带工具的就用手捧一捧土，日久天长就培出了个黑土岗子，从此，这里就叫草头坟了。

那么老矿工的兒子呢？传说被抓时老矿工一脚把身后的兒子蹬下了坑，官兵守了三天三宿也不见人上来。说这煤坑下面通浑河，浑河又通大辽河，大辽河又通海，看来老矿工的兒子漂入大海了。这样官兵才扎个草人当了替身。

清朝末年，关内大批流民闯入关东开荒，清朝借“招垦”为名，对关东下了“开禁”令。头一拨到草头坟落脚的有从山东蓬莱闯关东的李姓、沈姓、于姓三家子。他们搭了三座柳条子窝棚，窝棚门对着大辽河，近得白天河里漂来的篷帆船，好象紧擦着房檐漂过去。夜里在窝棚口可以看见水皮上星星眨眼，象筛住的小鱼乱蹦乱跳。这里土地肥得用脚一踩直冒油，撒下种籽就收到手粮食。在岸上走几步就惊飞起成群的野鸡大雁，用网篓子在河里搅几下，就鱼虾满网。总之，草头坟这一带只要肯伸出手去，就挨不了饿……

有一天，一个管户籍的小官来到草头坟。他骑在马上用鞭子抽打着柳条窝棚，问这地点叫啥名字？窝棚里的人喊道：“草头坟！”那管户籍的小官打马就走了，可能他听错了音，也许觉得这个名字不雅，在落册的时候就写成草头屯

了。

当时，李家、沈家、于家，刚搭起猫下人的马架子落下户之后，就相随搬来二三十家子，差不多张王李赵各姓都占全了。草头屯眼下是巨流城东的一个人畜兴旺的小屯子了。自古以来，穷人落下脚，财主就来垒窝。摆横河船的船主彭家，船载车拉运来青砖灰瓦，好象一晃大鞭子的工夫，就在屯子西头平地盖起了一套四合院砖瓦房。他又从外地雇佣跑腿摆脚汉，刨荒地片，开豆腐房，开烧锅，开油坊，放毛驴打滚的高利贷，抽头粮，出租土地，简直是用一根绳子把农民捆起来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年，早在草头屯落户的几辈子人都埋在黄土里了，正当辈的李家还是干木匠活，沈家还是年年种香瓜，于家还是下大辽河撑船掌舵。……李家当家人叫李壮，人称李木匠。他媳妇是个小矮把个子，上嘴唇短，成天笑眯眯地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，可是个真金不换的心地善良的女人。李木匠是个性体倔强的手艺人，和他顺心思对体性的，给你白拉半天大锯也不抱怨一声，不对体性的，你摆满桌子酒席也不给你凿上一凿子。

于家当家人叫于国英，一身好水性，站在大辽河岸上，看水里一翻花，他甩掉身上小布衫，一头扎下水里，眨眼工夫，就抱上一条金翅金鳞的大鱼来，因此外号叫鱼鹰子。前年秋天，他老妈被彭家逼死了。他把老人埋在柳毛甸子，双膝大跪，“砰砰砰”脑门挨地皮磕了三个响头，站起身来头也不回，随着大辽河里的顺河船当了水手，现在是掌大舵的。他生来是个不听邪不怕横、心地宽敞的人，还天生一个好嗓子，拉弦拍板，定准了调门儿，唱起戏文来可是美耳中

听。每当大辽河一封冻，他从营口回到草头屯，把自家那两间破房子挂层泥巴，把破窗户糊块纸，把鱼叉杆上挑着的小行李卷往凉炕上一甩，转身就去找唱蹦蹦的朋友，走屯串乡唱蹦蹦戏去了。

沈家现在的当家人叫沈德，种香瓜为生。他是个老实透顶的人，四十岁开外了也没娶上个媳妇，人称“沈绝户”。人家说他太老实，骑在他脖梗上，他身子都不敢打一下晃，姑娘嫁给他久后要受外人欺负，所以，一直到前年才有人保媒提亲。当地穷人家的习惯，多在五月榆树挂钱时相亲。媒人偷着约男家躲藏在树后边，被相亲的姑娘挎着小柳条筐去捋榆钱，当她爬上榆树时，男家就看见姑娘的手和脚了。手没劲攀不住树枝叉，脚不大踩不住树疙瘩。穷人家娶媳妇为了干活，不相看眉眼嘴巴，相看的是手长脚大。沈德娶了媳妇，两年后媳妇怀了孕。这女人老实厚道，左邻右舍称好，两口子日子过得倒也美和。沈德祖传种手好香瓜，又亲手在草头屯开出五亩香瓜地。那五亩香瓜地每一把土都被他两手攥热了。可这两年，沈德却没摘到筐里一个香瓜。前年香瓜秧刚爬蔓开花，官兵围辽河套捉响马，香瓜地成了跑马场，眨眼功夫几百匹马把香瓜秧踩成烂泥巴；去年日俄开仗，这辽河套成了双方炮战的战场，把满地喷香的香瓜，炸成了瓜酱。

这三家房檐搭房檐住在草头屯东头，在草头屯西头，大半条街都用柳条子围上了，里面有一座大院套，自称彭大院，住着坐船来的彭姓地主的后代。现在主事的是当屯地主彭钟三，他外号叫三蝎子，意思是在屁股后头长三根毒钩，狠极了。他祖辈是在大辽河摆渡横河船的。京御路通到了辽河边上，就得过横河摆渡，车马行人都得上彭家平底平面大

船，张口无二价，少一个铜板就把人憋在岸上。抱鸡的交蛋，拉水果的扣下几筐尝尝鲜。彭家人对过河的姑娘媳妇逗逗乐子，对方连眉头都不准皱一下。他们自称是黄带子（皇族），除了京城皇家每年来“龙兴之地”祭祖，他们在路上撒黄土跪迎之外，就没有比他们再大的主子了。

彭三蝎子发财的门路很广，县城和巨流城有买卖。他知道，要发财得走两条路：在官府里能直出直入；在当地响马和红胡子堆里能串门过户。不这样就是树没根，船没舵，人没首，蝎子没钩。他在草头屯还开了个豆腐房，家底越发厚实起来了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的是有名的细长脖彭汉臣，说话细声细气，听着象大肠子断了一样，这小子可是横草不过，比三蝎子还狠，有骚味女人的门坎他没有踢不到的。二儿子叫彭汉庆，长着两条又长又细的腿，干巴得象条瘦狗。三蝎子还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叫彭汉花，高个头，细嘴巴，粉得碌儿的脸蛋象香瓜籽，眉毛细弯，大眼睛还会巧眨巴，柳条小腰一把掐。二女儿叫彭汉草，匀称的身材，黄蜂的细腰，会飞的眼睛，会走的眉毛。由于彭家开豆腐房，豆腐又白又嫩，因此，外人给他两个女儿送号叫豆腐西施老大、豆腐西施老二。当地方圆百八十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说的人咂舌尖，听的人抿嘴笑。这是彭大院的两扇大门，两棵摇钱树。

彭三蝎子有时愁得耷拉脑袋，有时喜得眉毛乱跳。愁的是两个儿子没人拉帮出不了圈，喜的是两个女儿一旦遇见识货的，那就飞黄腾达，连他这个屁眼夹黄豆的——老丈人，也会骑上高头大马。

这年旧历正月二十五日，是当地农家“填仓”的日子。

巧手的姑娘们用秫秸皮子，编成犁杖、大车、锹、镐、耙子、扫帚、筐箩、簸箕等农具，还有马、牛、羊、猪、鸡、猫、狗等牲畜，插在一个装红高粱的大碗里，在头三天叫“填小仓”的夜晚，放在米筐箩和粮囤子里。求的是喜幸，盼的是今春开犁，风调雨顺五谷丰收……

“填仓”的当天，东天边还没有发白的时辰，农户的当家人用柳条簸箕盛着秫秸灰，在自家院里、地里撒几个大灰圈，这叫做粮食囤子。灰圈撒得滴溜圆，意思是今年粮食满囤、牛马成群。早晨起炕后洗手焚香，全家老少都要嚼一口干饭，意思是今年就不挨饿了。这天妇女手不沾针线活，叫“忌针”，怕的是不小心挑了龙眼睛，今年就要遭大旱。

从朦胧夜色中，沈德从草头屯走出来，他两手端个柳条簸箕，慢腾腾走着，嘴里自言自语：“老天爷该睁眼了，这场扯不断赶不散的大雾，这么大的树挂，看来今年收棉花，收白皮香瓜……”好象一股冷风呛了他一口，冷丁地闭住了嘴，心象打了坠似的琢磨着自家葫芦头里装着多少白香瓜籽？抬头往自己的香瓜地里看着，拉开脚步紧走。

当地人看时间，都是看太阳高低起落，太阳从大辽河东岸露头，就是一天的开始。这阵，柳毛甸子那里一眼望不到边的柳树，挂满了白皑皑的树挂，好象从天上落下一块白云彩，把柳树全蒙上了。有几辆大车在走动，前几辆是大骡子、大马四挂铁轱辘车，最后一辆是老牛架辕、毛驴子拉套的木头轱辘车。车辙沟里铺满了晨霜，车轱辘一轧上去，发出“嘎吱登、嘎吱登”的响声。所有的牲口都看不出是啥颜色的，每根毛上都挂着白霜。人们头上戴的大皮帽子，白花花的象一团子雪。甚至人身上一根线头儿也挂着霜。看得出

这些大车是从远路来的。

除了沈德，从草头屯里又走出一老一少两个人来，只见那老人用镢子把挑着木匠师傅用的家什簋子。身后跟着个十来岁的孩子，两只手插在袖筒里，猫着腰、缩着脖朝前走。这是李木匠和他的儿子李顺兴。他们慢吞吞地走着，脚下雪地踏出了两行脚印，他们虽然身子挨得很近，可是互相间没有说话，是在走哑巴路。他们走进柳毛甸子，拐了几个弯，在香瓜地边上停下了脚步，眨着奇怪的眼神看着，只见沈德直挺挺地跪在雪地上，两手合十贴在心坎上，紧紧地闭着两眼。李顺兴说了话：“爹，沈德大叔咋在这下跪？这大雪泡天的，一会儿冻瘫痪了。”李木匠没吱声，冷丁地煞住了脚步。孩子又说：“是不是已经冻硬了！”李木匠这才往沈德跟前走，脚步走的并不快。

沈德听见了脚步声响，并没有站起身子来，先是抬起手把大皮帽子往脑后挪了挪，露出冻得噙红的脸，两眼看着地上灰撒的大圆圈。心里想：这圈够圆的了，今年五谷丰登粮满囤。他又弯下腰用两手把地上的霜雪划拉开，一看地面，浑身打颤颤，嘴里叨咕着：“地出裂子，人心邪，不收五谷，出妖魔。”他两手扒住地裂子，好象要一头钻进去。

“顺兴他大叔，你这是咋的咧？冰天雪地的冻坏了身子骨咋整。”李木匠放下肩上家什簋子，伸手去拉跪着的沈德，嘴里还在说，“这是何苦来的呢，这么大的把子岁数了，天塌了大家死嘛！就是大辽河水出槽了也不光淹咱们家。”

年少的李顺兴瞪着两眼看着，眼神有些发直，不知咋办好，两脚冻得乱跺踏，但又不敢跺着地上的灰圈。

沈德穿着黑棉裤蓝棉袄，腰里扎根旧布带子，脚上穿着

靴靴，头上戴着狗皮大帽子，借人一拉，慢慢地站起了身子。由于脆的工夫长了，两条腿筛糠似地抖着，半晌才站稳，脸上的几滴泪水，冻成了冰疙瘩。他拍着两只粘着冰雪的手掌子说：“李大哥，这地裂了，今年不收瓜果梨桃哇！”他伤心地低下了头，看着脚下的地裂子。此刻那地上的灰圈象几口深不见底的井。

“顺兴他大叔，你管那些干啥？听天由命呗，迈出一步算一步，活到一时算一时。”李木匠说着把家什篓子往肩上一担，摆出要走的架势说，“回家吧！我听顺兴他娘说，他大婶这几天的月子，要是生个男孩子，咱们三家子还是那句话：供他念书，长出息，争口气！”说完看看身边的孩子。

李顺兴不好意思地深深低下头，用一只脚不自在地在地上拧着雪窝儿。他从小就愿随爹干木匠活，一提念书，脑瓜壳里生疼。

沈德听着点了点头，但两眼还是茫然地看着大辽河的方向，又低下头看着脚前的地裂子和他撒的灰圈。

李木匠总是带着他儿子出门干活，白天让儿子给他打下手，夜里有个搭嘴恋舌的。他们这么早出屯子是到外地找活干，也是不愿见彭家的人。从打彭三蝎子逼走了于国英，李木匠家和沈德家对彭三蝎子家的仇口更撕大了。说话工夫李木匠抬头往屯子里看一眼，扭头就走，他连彭三蝎子家豆腐坊烟筒冒的烟都不愿看见。

偏偏这工夫从屯子里走出一辆毛驴子车，轧得雪“嘎吱、嘎吱”山响，躲开了大雪窝子，绕到这条道上来了。毛驴车上热乎乎冒着白气，这是刚出包的大豆腐，往巨流城里送。那个赶车的大把，冻得脑袋龟缩在破棉袄里，怀里抱着

一杆秃了皮梢的鞭子，不时在半死不活的毛驴子屁股蛋上绕缠个圈儿。这是惯例了，每天屯子里人家还没推开房门，他家就出豆腐车了。豆腐车刚走没影儿，沈德才走回了屯子。他走到自家小院门前，伸手推开柳条子门，进了院，一抽身回到屋里闩紧了房门，这是填仓后，怕把带来的五谷丰登放跑了。

此刻彭大院静悄悄的，两扇黑油子大门开了个缝，是豆腐车出去没闩紧。院里没有一点声音，好象人们都在蒙头睡大觉。牲口棚子里槽头上的骡子、马不啃草了，刚拉完豆腐磨的小毛驴，在张大鼻孔喘着粗气，不时晃荡几下秃尾巴梢子。狗窝里的大狗脑袋拱在草里，肚子一鼓一瘪地睡大觉。彭三蝎子格外精神，好象今天要时来运转。下半夜他就从热被窝里爬起来，他先摸到小磨信住的牲口棚子，掀起草门帘举起风灯一照，见小磨信两手抱着脑袋，在一捆稗草底下睡得正香。他气不打一处冒，心里骂：小兔崽子比我这老东家还享福。顺手抓起拌草料的榆木叉子，照准小磨信腰眼，“叭叭”就是两下子，骂道：“小兔崽子，还不早点套磨！再这样，我抽了你的懒筋，剥了你的懒皮。”

彭三蝎子两手一直拿着料叉子，看着小磨信到磨房套上毛驴，把地缸里泡胖了的黄豆倒在磨上木桶里，才离开磨房。刚走出门，又停下来支楞着耳朵听听里面磨声未停，这才去下屋找豆腐匠，催他起来做豆腐。这豆腐匠虽然是雇的伙计，但彭三蝎子要高看一眼，因为卤水点豆腐时，这人顺心了就可以多往豆浆里放上几瓢水，压豆腐时再轻着点，就多出一板豆腐。他摸到窗户根底下，用舌头舐破窗纸，往屋里一看黑呼呼的，听听也没有一点动静，举起马灯一照，炕上

铺着的被筒都没有蹬开。他吸了口气，忽然想起来，这个豆腐匠昨天开的工钱，几块银大洋刚揣在布裤袋里，他那个宝贝大闺女怎能不拉上手，把这几块大洋弄到手呢！于是他一拧身来到东厢房，隔着窗户纸，故意亮亮嗓子咳嗽了两声，对着屋里说：“套磨了！套磨了！太阳一出来可就算两天工了。要多做一板豆腐。”

这倒很灵验，眨眼工夫，那个年轻的豆腐匠从豆腐西施老大屋里猫着腰，一手提着裤子，一手捂着怀走出来了。因为他知道，算两天工，他就要多拿一个过夜钱，还要多做一板豆腐。

彭三蝎子见磨转了，豆腐匠走上锅沿了，他放心地回到正房，拧亮了美孚油的罩子灯，打开柜上铜锁头，取出几大串子用竹板削成的豆腐牌子。每根牌子上都用钢印烫出个带“彭”字的丫丫葫芦记号。这是吃他家豆腐的人家用的过手竹牌，每到月底按牌算帐付钱。他用心地一五一十数道着。

“吱扭”一声，过道门被推开了。豆腐西施老大用长袍裹着身子走进来，风一摆衣服襟，衣服的香皂和脸上的胭脂味直冲鼻子。这女人长得细细溜溜的，用笔画的眉毛象一钩弯月，眼泡儿有些浮肿，总象睡不醒的模样。她用左手背挡着嘴打了一个大哈欠。

彭三蝎子机灵地把三角眼一瞪说：“大姐，你放进腰里几块白洋，就忘了爹娘了？见面分一半嘛！”

豆腐西施老大停下脚步，半死阳活地探手从衣袋摸出一块银洋往桌上一滚说：“你比大清国的税局子还狠，这你也抽个头。”

“你不是我养活的吗？你不是我用饭供养大的吗？”彭

三蝎子边说边急忙伸手抓住那块银大洋，贴到嘴唇上吹个响说，“你还浪荡啥去，也不想想，和个穷豆腐匠胡混有啥出头之日。”

“心里发干，去喝碗豆浆。”豆腐西施老大不愿再说下去，扭着屁股走了。

“喝一碗！”彭三蝎子赶紧抬起头来说，“别忘了叫豆腐匠再加上一瓢水，看准他加完水再离开。”

大天亮了，太阳还贴着树根，东房山发出粉得碌儿的颜色；家雀唧唧叫着，在房檐上乱蹿。彭三蝎子一边去关大门，一边用嘴唇“嘶嘶”地哄家雀，怕家雀蹬秃了房檐上的草苫子。猪圈里几口大肥猪嗅到了豆腐汁气味，用粗嘴巴“哐当、哐当”地拱圈门。

彭三蝎子忙活了一大阵子，见大门开着缝，骂了一句：“白吃饱！”就来到大门口想关上，但他又暗想：大门外边备不住有人从腰里掉出百八十元的，我一伸手就捡上了，闹个“出门见喜”。他探脑袋一看，雪地上除了猪狗脚印，还有几堆猪粪，哪有钱财？他唾了一口，又一转念：快回院，别叫小猪倌偷吃了豆腐，就是喝半瓢压锅水也赔帐。他赶忙抽身关上了大门。

他走回大院，才想起女人快生孩子了。他紧走了几步，来到正房门口，只见屋门一开，东街东二先生的老婆款动着小脚走了出来，怀里抱着她家祖传的接生盆，用红布包着。他心里想：怎么找她来当老娘婆？不由得心里“咯噔”一下子。这个老娘婆，接的生多半是丫头，还活不长，他家豆腐西施老三就是她接的生，没活几岁就夭亡了。再说，她这个接生盆里不放上五块大洋，她不端开。这早晨真够破财的，

他感到脑袋发沉，两脚飘轻，差点点一头要栽倒下去。东二先生的老婆端着接生盆迎过来，满脸堆着笑说：“哟，老东家，向你道喜，又得个千金。”说着伸出手来要喜钱。彭三蝎子的心象火烧了一下似的，但还是抖着手从腰上褡裢里摸出一块大洋，往接生婆手里一拍，想赶忙偏着身子挤过去。接生婆走出产妇门，第一个碰上这家主人，讨喜钱这是老规矩。她一扭身挡住彭三蝎子，伸着手不收回去，嘴里赶忙叨咕：“迎腊八，生枝节，鹊雀登梅，双喜双发。”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得成双。彭三蝎子拍着褡裢说：“连个钱毛也没有了，明天给你豆腐牌子吧！”东二先生老婆一边让开路，一边蹲下身子，表示道谢地说：“噢，那得给够一块大洋的豆腐牌子。过三天我再来‘洗三’。”心里却暗骂：这个老王八头，看财奴，道喜钱给豆腐牌子，这个丫头准是烂豆腐渣。然后款款地走出了彭家大院。

“不要再来‘洗三’了。”彭三蝎子窝了满肚子火喊了一句。他一迈进里屋门坎正好遇见了大儿子细长腿，就声不是声味不对味地说：“咋找东二的猪婆子，咋不找后街喜庆婆子？”他从大儿子的脸上看出狡诈之色。细长脖用手按着胯骨，冷丁一抽身从他老子身边溜过去说：“喜庆婆子给绝户沈德家接生去了。”他还没说完人已经溜出了正屋。彭三蝎子眼尖耳灵，他看见细长脖皮袍的大襟沉颠颠的坠着东西，还发出叮咚响声。他没顾上老婆，到账桌子跟前一看，锁钱柜里两摞子大洋钱不见影了。他气得浑身打哆嗦，恨不得大哭一场，今天这是咋的咧，又败运又破财，是谁带来的恶运？是老婆生丫头片子妨的？

三蝎子老婆有气无力地喊着：“老不死的，你还不快去

娘娘庙给四丫头送替身！”她用拳头敲着炕沿边。

“谁动我的大洋了！”彭三蝎子扯着破锣似的嗓子喊着，往门上挂着双锁，“都他奶奶的狼崽子。”

“我叫老大拿大洋压喜盆。快走出你的墓子吧，晚了沈绝户就走到前头去了。”三蝎子老婆就要泼口大骂了。

沈绝户要走到前头，这怎么得了！他沈家的崽子还不知是男是女，可不能叫穷鬼抢先到娘娘庙。想到这里，彭三蝎子转身闯出屋子，正好送豆腐的毛驴车回院了。他从豆腐匠手里夺过鞭子，让小磨倌给他拿来黄线香，鞭子一晃，去娘娘庙为他的豆腐西施老四送替身去了。

彭三蝎子赶车出了大门，经过沈德家门口时，见小院门关着，房门关得更紧，一股什么力量冲上了脑门，使他扔下缰绳跳下车，一脚踢开小院门，几大步蹿到房门跟前，嘴里大声嚷着：“啊哈，我来给你道喜来了！”使劲拉开了房门，偏着身子挤进了屋。他向昏迷沉睡中的沈德婶走去，用鞭杆挑开沈德婶身上盖着的棉被，看着那个躺在她身边浑身红赤的小子，不由得咬牙骂着：“这沈德应该绝户！穷蛋家的崽子，怎能和我们彭家孩子生在一个时辰里。”他把大人和孩子盖的被子全挑到地上，把房门大敞，又把窗户推开，用鞭杆把窗户纸捅了几个大窟窿，这才跳上毛驴子车，飞也似地往娘娘庙跑去了。

再说沈德挎着香蜡和馒头，身后跟着李木匠的妻子李大娘，赶紧往娘娘庙走去。沈德看见老伴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一落草，用金钩秤（秤钩上包金纸）一称，八斤四两，喜得他心热得直烧嗓子眼，沈绝户这顶绝户帽子算摘下来了。闯关